

文史拾穗

当代学者文史丛谈

本丛书谈文论史，纵贯古今，
迷人物，迷秘事，迷轶闻，
迷典章，迷幽洞，迷各抒己
见。随笔所至，见掌故，见
识力，见趣味，见性情。

陈诏◎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文史拾穗

当代学者文史丛谈

本丛书谈文论史，纵贯古今，
迷人物，迷秘事，迷轶闻，
迷典章，迷幽洞，各抒己
见。随笔所至，见掌故，见
识力，见趣味，见性情。

陈诏◎著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拾穗/陈诏著. —2版.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0.12

(当代学者文史丛谈)

ISBN 978-7-80598-221-2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341号

文史拾穗

著 者:陈 诏

责任编辑:张继红

装帧设计:天露霖文化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315千字

印 数:5000册

版 次:2010年12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98-221-2

定 价: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甚而文不通顺，史误百出。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文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综观陈诏等老先生，均为国内文学历史学界卓有建树而兼通文史者，为关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陈诏先生是上海资深新闻工作者，数十年交流于沪上文人士墨客与平民百姓之间，故其文甚有儒雅之风，而不脱离平民趣味。本集收录作者近十余年随笔之专谈文史者，分“红学零札”、“文史杂俎”、“茶余饭后”、“文论·艺谭·书话”四类。其中关于曹雪芹文物的文章，是作者得意之作。但他有感于当今红学界不正常的喧闹，愤而远之，甚可钦佩。此外陈先生于笔记杂书多所研读，见解精辟，内容丰富，亦可开卷获益。



序 言

人的青少年时代，总是兴趣广泛，有诸多爱好的。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东涂西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受一位老教师的影响，开始读古典文学名著，学做旧体诗，学书法篆刻，学中国画，学唱京戏……，后来投奔革命，选择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1956年，“双百”方针贯彻时，我担任副刊编辑，与众多作家建立联系。同时，我自己也写过小说、诗歌、杂文、散文，走的是文学创作的道路。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把我从上海风华正茂的巅峰刮到西北某地农村当名副其实的“牧马人”。我的志向、抱负、兴趣、爱好统统成为泡影。直到“文革”后期，我回到“五七”干校，过半耕半读的生活，才重新有了读书的机会。读什么书呢？除了读马列著作，读《毛选》以外，唯有一部《红楼梦》可以堂而皇之放在桌面上。于是我买了《红楼梦》的几种版本和一些参考读物，反复读了几遍，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开始编织学术研究之梦。人生就是如此充满机遇而又变幻莫测。大概在1978年，我偶然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通信，讨论有关曹雪芹生平的问题，蒙他厚爱，把我荐引给北京的几位红学家。这时候，刚巧《红楼梦学刊》筹备创刊，正在组稿，结果我的第一篇红学论文《略论〈红楼梦〉里对皇权的态度》竟蒙刊登在创刊号上。从此我跨进红学圈子，与《红楼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但是，1980年上海《解放日报》落实政策，把我召回报社，让我重操旧业，编辑副刊，使我又不得不全身心投入组稿、编稿、发稿的紧张工作之中；只有晚上回到家里，在台灯之下，才能以疲惫的神态打开书本，握起笔杆，

继续在学术研究的路上艰难地踽行。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红笔浆糊，青灯黄卷，曾不知老之将至。如今年近古稀，告老回家，山西古籍出版社编辑约我出一本文史随笔，我思绪万千，扪心有愧，不知自己有什么学术成果。我翻检书筐，看看从1982年以来出版的十余本拙著，虽然都与学术有关，但真正够水平、称得上学术著作的连一本也没有，正如我的一首拙诗所云：“涉足文坛未入流，探海寻梦两悠悠。名山事业书生梦，敝帚自珍亦自羞。”说老实话，我的学术研究，一是半路出家，并非科班出身；二是八小时以外的业余爱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副业”；三是研究范围杂七杂八，都浅尝即止，不能一专到底；四是多数文章都是为报刊而作的“急就章”，篇幅短小，草率肤浅，没有分量。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我从来不敢与真正的专家学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家、××家自居。

除了出版拙著外，我还在各种报刊上写了几百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我就在这几百篇文章中遴选较有学术性的随笔、短论，得一百二十余篇，聊从约稿之命。这些文章的特点是，时效性、针对性、应用性比较明显，凡是社会上出现某种思潮某种问题，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需要向读者作学术性知识性的诠释和解答，有感而发，为时而作，因此文字力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有时候也不提供文献资料来源。如果把大学者大专家就某个学术问题做专门研究写成的煌煌巨著比方为一座大厦的基础工程和主体工程，那末我的这些小文章只能说是为大厦做一些小修小补的服务工作而已。我想，在学术园地里，基础工程当然需要，但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也是不可偏废的。

这本书的一百二十余篇文字，大致可分四个门类：

第一部分“红学零札”，是我的《红楼梦小考》、《红楼梦谈艺录》等红学著作以外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五花八门红学文章的集纳。应该说，红学是我学术研究中用力较深、历时较久的一个主攻目标。我曾在几家报纸上开过一个小专栏——《读红偶记》，都是千字以内的短文，谈谈《红楼梦》中微小的问题，以引发读者对读“红”的兴趣。另外，

有几篇有关曹雪芹文物的文章，大致可以看出我对辨伪问题的态度。可是，最近几年来，我在红学方面几乎搁笔了。我认为，目前红学界真正的探讨研究越来越少，各种喧闹、争吵和奇谈怪论都有它们的利己的意图，而对读者来说，则是一种误导。我不想凑热闹，恕不奉陪了。

第二部分“文史杂谈”，内容比较庞杂，其中有几篇是关于《金瓶梅》研究的。我虽在青年时代就读过《金瓶梅》，但真正起步钻研却是1980年以后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共发表了十余篇金学论文，出版了一本薄薄的《金瓶梅六十题》，谈不上有什么成就。我认为，《金瓶梅》作为一部“奇书”，还大有文章可做。将来如有条件，我还想出两本金学专著以了心愿。另外，我对近代诗人龚自珍和苏曼殊，对民间传说和古剧的本源，对明清笔记小说中的野史轶闻，对中国古代的风俗画等等都有浓厚的兴趣，但研究不深，只能写些小品杂感。

第三部分“茶余饭后”，都是关于饮食文化方面的文章。我不是美食家，更不是烹饪师，原对饮食问题不该置喙。只是由于参与编写过《红楼梦鉴赏辞典》和《金瓶梅鉴赏辞典》的饮食部分条目，翻阅过大量的茶文化和烹饪文化的古今典籍，导致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时，嘱我撰写《美食寻趣》一书。谁料此书出版后，受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青睐，相继出了香港版和台湾版（书名改为“食的情趣”）。于是我有余兴，又写了《美食源流》和《红楼梦的饮食文化》两本小册子。大概现代社会世风如此，吃吃喝喝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所以报纸副刊也乐于刊登有关饮食文化的文章了。当然，吃吃喝喝也是人生大事，对饮食文化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部分“文论·艺谭·书话”，是一组发表在报刊上的文艺评论和读书随笔。我在1983、1984这两年，曾负责编辑《朝花》副刊的文艺评论版，与京沪很多文艺评论家有过交往，自己也写过一些针对现实的文艺短论。当时，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刚刚吹起，西方现代派思潮猛烈地冲击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文艺界有些人主张更新观念，全盘西

化，很多文艺作品严重脱离群众，违反群众的欣赏习惯。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名文艺评论版的编辑，责无旁贷地必须迎接挑战，参与争鸣，以便引导读者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正确对待西方思潮，正确对待现代生活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文章很能代表我的文化观、文艺观和读书观，所以一并收入这本集子中。当然，我要声明，文艺评论毕竟不是我的专业，皮毛之谈，一孔之见，是难免贻笑大方的。

我在西北农村的时候，曾经跟小学生一起到秋收后的麦田里去拾过麦穗。别小看这一颗一粒的微末收获，它对培养孩子们的劳动和珍惜粮食的观念很有作用，对增加贫困地区的口粮也不无小补。这使我想起我的这本微不足道的学术随笔，正像小学生拾麦穗一样，只能聊以自慰而已，因而名此书为“文史拾穗”。是为序。

陈 诏

1997年4月于上海



目录/CONTENTS

001 / 序 言

◎红学零札

- | | |
|-------|--------------------------------|
| 001 / | 海外谈《红楼梦》 |
| 006 / |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
——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 015 / | 《红楼梦》人物与花卉
——《红楼梦群芳图谱》台湾版自序 |
| 017 / | 《红楼梦》——美化生活的教科书 |
| 020 / | 红学与猜谜 |
| 021 / | 宝黛爱情与现代婚恋观
——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随想 |
| 023 / | “冷月葬诗魂”语出何处？ |
| 025 / | 曹雪芹与风筝 |
| 027 / | 毘陵驿在何处 |
| 028 / | 贾雨村、娇杏婚姻考 |
| 029 / | 女儿国之谜 |

- 030 / 曹雪芹的色彩感
- 031 / 曹家捐官与贾蓉捐官
- 032 / 螃蟹宴和北京风俗
- 033 / 薛蟠与高衙内的异同
- 034 / 女权主义者曹雪芹
- 035 / 《好了歌》探源
- 037 / 鸳鸯的语言美
- 038 / 《红楼偶语》的偶语
- 040 / 向曹公雪芹请罪
- 044 / 读墨人评点《红楼梦》
- 048 / 关于曹雪芹小像的真伪
- 051 / 也谈“曹雪芹墓碑”
- 053 / 真伪难辨的“曹雪芹墓碑”公案
- 057 / 谈“红楼文化”
- 060 / 值得一游的“红楼梦之旅”
- 062 / 红学的迷途

◎文史杂俎

- 066 / 闲话《金瓶梅》
- 067 / 西门庆：金钱和女人
- 073 / 《金瓶梅》作者的扑朔迷离
- 079 / 《金瓶梅》为什么要删节？
- 083 / 新发现的《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
- 085 / 龚自珍与苏曼殊
- 087 / 西泠何处吊曼殊？

089 /	苏曼殊到底写了多少诗？ ——谈几本新出的苏曼殊诗集
091 /	崔莺莺该穿什么服装？
092 /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探源
096 /	乾隆下江南轶闻
097 /	戏说“梁祝热”
099 /	演戏趣闻
100 /	《群英会》与诸葛亮的胡须 ——戏剧美学杂谈
103 /	以史为鉴
104 /	系列历史电视剧，好！
106 /	徐扬：古苏州杰出的风俗画家
107 /	风俗画：值得开掘的宝藏
109 /	呼唤新的咏史诗
111 /	建议出《历代打油诗选》
112 /	读谭嗣同《潼关》
114 /	《素娥篇》及其他
118 /	省俭雅洁 美化生活 ——读《浮生六记》有感
121 /	旧体诗词，历史的延伸 ——读《中国当代诗词选》
122 /	为《上海竹枝词》寻出路
124 /	从古剧探源谈起
127 /	少一点伪文物和假古迹
129 /	假古董算不算伪劣商品？
130 /	为上海文化名人立传

- 132 / 愿文史笔记代代相传
——祝《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全部出齐
- 133 / 贪官的抄家物资单
- 135 / 《和珅供词》审视
- 137 / 稿费小考
- 139 / 纹身趣谈
- 140 / 麻将与《水浒》
- 141 / 上海市招史话
- 144 /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吗？

◎茶余饭后

- 147 / 《金瓶梅》里的饮茶风俗
- 152 / “老君眉”是一种什么茶？
- 153 / 上海的茶馆
- 156 / 阿婆茶考
- 158 / 名茶品赏记
- 160 / 少儿茶艺值得推广
- 163 / 漫谈“金瓶宴”
- 165 / 炊金饌玉话《红楼》
- 167 / 《红楼梦》里的饮食与养生
- 173 / 闲话“红楼宴”
- 174 / 台湾的“红楼宴”
- 177 / 春节谈吃
- 180 / 漫谈“毛家菜”
- 181 / 海派菜，你的名菜在哪里？

183 /	上海的家常菜
186 /	速成无佳肴
188 /	古代中国的自助餐
189 /	残酷的美食

◎文论·艺谭·书话

191 /	传统文化漫谈
192 /	尊重传统，超越传统
194 /	“向前看”和“向后看”
195 /	拿去主义
197 /	新观念和基本功
198 /	把“沙龙”办到社会上去
200 /	文学雅俗谈
203 /	谈谈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205 /	重视“看热闹”者的意见
207 /	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交流
209 /	文学需要通俗评论
211 /	谈“不懂”文艺
212 /	超级朦胧诗
214 /	如何看待通俗小说的兴起
217 /	写出有“上海味”的城市文学
220 /	我的“海派文学观”
223 /	文艺与信息
225 /	重视文艺作品提供的信息量
226 /	评论家也要深入生活

- 227 / 谈文学的“失实”
- 230 / 愿生活和文艺中多一点幽默
- 231 / 从“广告文学”引起的思考
- 234 / 历史是最终的评判人
- 235 / 提倡写千字文
- 237 / “咬文嚼字”之余
- 239 / 文学名著与电视剧
- 241 / 电视剧与观众心理
- 246 / 从接吻镜头谈到“国情”
- 247 / 外国影片译名谈
- 249 / 要重视信息和预测
——漫谈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问题
- 253 / 小议电影中的婚俗描写
- 254 / 作家与书法
- 257 / “听戏”随想
- 260 / 从“麒派”到“海派”
- 262 / 读书与天性
- 263 / 读书新方式漫谈
- 265 / 赠书不如借书
- 266 / 谈谈“鉴赏辞典热”
- 268 / 小议书的插图
- 270 / 书价：贵乎？贱乎？
- 271 / 开放旧书市场刍议
- 272 / 上海旧书业今昔

红学零札

海外谈《红楼梦》

作为一位红学研究者，我有幸结识了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以及香港地区的三十多位学者和专家。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炎黄子孙，肤色、气质、语言和文化心理都相同相通，加上都对《红楼梦》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一见面略叙寒暄之后，便可亲切交谈，进入实质性的研讨；即使非华裔的外国学者，也由于对《红楼梦》有共同爱好而具有共同语言。由此可见，《红楼梦》作为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联络感情、密切人际关系方面确实有非同寻常的功能。

《红楼梦》在通向世界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在与海外学者的交谈中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尽管《红楼梦》已译成许多国文字，公认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研究也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从它的流传范围来看，主要还在于炎黄子孙之间，它的研究者更局限在华人学者群中，它的普及率和客观影响远远不能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相比拟。

是什么原因阻碍着《红楼梦》在更高的层次上通向世界呢？外国读者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呢？根据海外学者提供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分析，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问题 《红楼梦》的外文译本，目前有摘译、节译和全译三种，就翻译的风格而言，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派主张忠实于原著，尽

量符合作者的原意原貌，但这样一来，译笔很难做到流畅，特别不能适应西方人的阅读欣赏习惯；另一派主张译文的文学性，力求流畅优美，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但缺点是近乎意译，与原著距离较远。目前，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和李治华的法译本都忠实于原著，译笔也较好，被认为迄今为止最理想的译本，但注释较多，对西方读者来说，仍是一个较重的负担。《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曲赋、酒令、谜语，这是翻译工作中最大的难点。有的译文，勉强凑合，而原来的深意韵味全失。有的译本，干脆大量删节，也影响了原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貌。总之，学者们都认为《红楼梦》翻译难度之大，是主要障碍。如果有好译本，一定可以使它的流传范围更加扩大。

2. 人名问题 《红楼梦》里有四百多个人名。对外国读者来说，要记住这许多人名是一件大难事。目前，关于《红楼梦》人名的翻译，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译音，其弊病是不容易记住，也容易混淆；另一种是译意，如把黛玉译成“黑色的玉”，宝钗译成“宝德”，袭人译成“弥漫着的香气”，平儿译成“忍耐”，鸳鸯译成“忠实的鹅”等等，这样，虽然易于记诵，但毕竟与作者的命意不符，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翻译工作中难以两全的一例。

3. 篇幅问题 《红楼梦》卷帙浩繁。如法文全译本，共二册，三千余页，确乎可称煌煌巨著。据许多学者反映，目前西方读者处在信息涌流的社会里，只要有电视、电影、绘画等视觉形象可以替代，都不愿意看长篇小说。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倾向，不独《红楼梦》为然。有些学者还建议，如果要使《红楼梦》打进西方社会，扩大覆盖面，先要有电视等现代化传播载体作为引导，以引起外国观众（或读者）的兴趣。此外，有关《红楼梦》故事内容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连环画等等文艺品种也可以配合跟上，为《红楼梦》制造舆论。

4. 熟悉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问题 《红楼梦》是我国十八世纪特定社会的历史画卷，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与当今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显然有很

大的不同。西方读者之所以不容易读懂，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民族和文化的特特点缺乏必要的知识。但是，只要经过一番努力，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正如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浩所说：“《红楼梦》里写的人生，写的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活动，从总的方面说，是可以被西方读者体验的。人的心灵总有相通的一面，正像中国读者也可以读懂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

海外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曹雪芹的故乡在中国。《红楼梦》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学研究的主要力量理应在中国。中国红学家理应作出较多较大的贡献。在1986年的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很多海外红学家说：“海外没有资料，也没有一支像样的红学队伍，我们是来学习的。”这些话固然是谦词，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

但是，我们自己对红学史应该深刻反思，特别对建国以来的红学研究成果应该有清醒的估计。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红学现状不满，认为红学研究过于封闭，以致进展不大，成果不多，并担心有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危险。所以我认为，海外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不管怎样，都值得借鉴和思考，都对我们打开思路、拓展视野有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他们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1. 时代意识的渗入

正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红楼梦》也是一部内涵深广、可作面面观的巨著。所以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红楼梦》理解。红学研究理所当然地要与时代同步，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开展，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生活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红楼梦》爱好者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作孤立的狭隘的研究，用一种刻板的凝固的观念来对这部小说作解释，而要求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成果，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观照《红楼梦》，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例